南漢誌

御

下篇
人物
寓居
節義
孝子
烈女
題詠

重訂南漢志卷七目

下篇

人物
寓居
節義
孝子
烈女

重訂南漢志卷七

洌上 洪敬謨 編

下篇

人物

百濟高興近肖古王時人史曰古記云百濟開國以來未有以文字記事至是得博士始有書記然高興未嘗顯於他書不知其何許人也

高麗安邦傑州人作亂殺其主邦傑倡義討平之又奏捷于平陽麗太祖嘉其功封廣陵君賜籍廣州爲安氏始祖

安器邦傑之後歷事忠宣王至恭愍王官至吏部尚書麗

末政亂稱疾不仕退居咸安鄉庄以其子國柱官中郎將及鄭夢周被殺乃還咸安再徵不起國柱子岡以父不仕亦修身隱淪本朝台以察訪不就

李集本州人也恭愍朝登第性剛直不附辛旽旽欲害之負其父逃竄永川及旽誅還官至典校判事文學高明一時交遊圃隱牧隱皆敬重之號遁村為廣李之上祖

李養中字子精號石灘集之族也官叅議當革命遯居南漢山下不應徵命至被謫不屈我 太宗以潛邸故人眷遇甚至特拜南漢府尹亦不受 太宗遂幸廣州而道舊養中野服携琴拜謁獻酒懽然罷竟不能奪其志官其子遇生以奬之常存問不絕只以詩謝之 上常

訪養中不遇留宿而還後名其地曰王宿灘及卒享龜岩書院

趙仁規祥原人母夢日入懷有娠生而穎悟高宗元宗之際蒙古爲患選子弟通敏者習其語仁規與選每有奏請必遣之數奏明辨西北二鄙復歸于我官至都僉議司事忠烈王封平壤君開府置僚受朝紅蓋玉帶寵以人君之儀治別墅於青龍山下即今之清溪山也又刱清溪寺爲王祝釐年七十二疾革沐浴更衣靜坐而逝謚貞肅

韓宗愈漢陽人魁顔偉幹望之儼如其未達也放蕩不羈與一時名士羣飲無虛日醉則起舞歌楊花詞號楊花

徒年十八擢第歷事四朝精忠大節有過人者官至議
政府院君及忠定立權偉用事仍退居楮子島別墅號
復齋及卒謚文節
本朝安省登第官留守謚忠簡遜清白
李之直集之子官參議弟之剛官贊成謚文肅之柔文科
官牧使
李仁孫之直之子以大司憲言事直切忤時後拜戶曹判
書 世祖朝慰諭曰閱卿年高然度支重任非卿不可
未幾由贊成陞右議政而致仕五年而卒謚忠僖為人
沉毅有大略居位慎密務遵舊典兄長孫弟禮孫及五
子皆登科顯於朝

李克培仁孫之子叅佐翼功官至領議政廣陵府院君謚
翼平性嚴重有風儀識治體子世弼世匡皆旌孝弟克
堪再捷科亦叅佐翼功官至判書廣城君謚文景子世
佐亦官判書燕山甲子被禍世佑官觀察使克增登第
叅佐理翊戴兩勳廣川君謚恭讓克均官左議政燕山
甲子被禍
李坫登第官判尹謚文安
李蓀養中曾孫　成宗己卯進士善弓馬補宣傳官庚辰
登文科叅靖國勳漢山君官至贊成致仕四年卒謚胡
簡聰明絶人國家典故文物以至山川道理民情物態
纖悉究知到老與諸老之少時同遊者結為九老會世

称美事性寛厚恩宥諸族食于家者常為數十人

李知州之鄉吏也通籍為義州通判持身廉謹上国之人行賂通市知獨不受然累在上官不敢發後朝廷得其狀移咨詰之且云通判某〻却綃十端世宗賜衮服誅其受賂者性過於恬退逍遥水石蔬食飲水而卒

李寛義守義之孫栗亭知之子也十六舉竟不第知其命之不遇退居利川探賾性理之書從遊者坌集薦授栗峯察訪即辭故 成宗癸卯驛召入對便殿反復性命之蘊剖析天地日月星辰之度數上手書栗亭二字賜之孫舜孝以識伯匹馬追謁寛義待以麥飯蔬菜贈詩曰天為幕地為席中間卧洗心胷世上人區〻事何紛

紛卜吉凶齊孝和之曰學究天人冠一時而居陋巷不
求知 聖君特台問治道仍許山林意所之既沒享雪
峯書院

安完慶 世宗癸卯登第以直提學擢重試官至都憲性
豁達務以名節自持 端宗癸酉出為忠清監司靖亂
變起慨然流涕 世祖時為首相命安置梁山尋與安
平大君瑢等四十六人同被死其後癸酉死事諸臣無
不復官完慶獨無子孫不得伸雪

安鼓命省之孫官至司諫選薦吏少好學砥節礪行有詩
望

安潤德省之曾孫弁捷文科歷踐華 燕山甲子謫配金

提 中庙改玉起授漢城左尹陞資憲充副元帥討濟
浦倭賊捷還官至知樞卒謚翼憲潤應守量寬弘不喜
苛礼歷任中外文簿唯案奮筆裁斷初若不思卒皆就
緒長於料敵每邊報至朝廷必咨問動中事宜出按嶺
南剸劇興學在關西修檀君箕子廟建作成庫於文廟
養士勸業數年之內蔚為文獻之區
安觀器之後歸荅嶺受業于金宗直燕山甲子登第及士
禍起托病先歸後官至司諫典二邑有冰蘗声 中庙
賜表裏獎之
安遇孝行冠於一鄉常從金從直受業操礪志節人方之
東漢名士金正国為嶺伯薦遇及盧祖同時馹召俱除

六品職

李滋世佑之子性簡亢燕山嗣位狂狡漸形每於經筵諷諫甚切而說不入退輒擲帽叫憤燕山嚴憚出爲咸昌縣監手書呂氏鄉約諭吏民以詩礼誨人朞年而俗変戊午禍起自分必死縱飲卒年三十四

李英符礼孫之曾孫十五中司馬十八登第才發蔚然中廟己卯以掌令力救黨人大憲李蘋執義柳權等請罷賢良科英符不可曰此科雖有一二人不公名流固多今若罷榜一隊士類其將盡瘁乎蘋等不從後削職歸臨陂別墅以圖書自娛卒年二十五子首慶校理重慶官參判

李莛慶字長吉號灘叟世佑之孫燕山甲子門禍孔酷莛
慶亦被配南漢時年二十無聞意報至輙端潔以俟曰
死不可顛倒矣　中宗丙寅放還丁卯中生員礪志讀
書與趙光祖一時名士相友善講磨道義不屑舉業己
卯登第繼為校理士禍起退

李潤慶字重吉夙有異質與羣兒戲口不出惡言燕山甲
子年七歲遭家禍與其弟浚慶謫遠郡野老咸稱鳳雛
驥子　中宗甲午登第朝廷以潤慶有文武才超授義
州牧恩威並流後牧星州士民心服有雲間李使君之
謠乙卯以全州府尹守靈岩大破倭賊增秩至兵判出
為平安監司卒謚文獻

李浚慶字元吉号東皐潤慶之弟 中宗辛卯登第官至
領議政 明宗大漸受命定立 宣祖壬申卒謚忠正
配 宣祖廟丁卯退溪李公之乞退也對 上曰首相
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声色而措国勢於泰山盤石
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出此人後慶老成持
重言相業者推為第一判書呉祥以詩哭之曰功在
宗祊澤在民能全終始獨斯人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
何累地中身

李若氷号樽岩己卯禍作以銓郎罷 明宗丁未以尹任
婚家賜死若氷常以曽山燕山以至親而關死福城以
愛子而冤死為憤疏言繼絶世理幽枉聖王之政若欲

扶三綱正倫理當先立二主之祀雪福城之冤憂臣請

推罪官兄若水己卯以進士疏救黨人為疏頭被拿至

京已拷訊流平海移礼山卒弟若海官直提学丙午與

羅湜羅淑同日被死

安士雄潤孫之孫官承旨與弟徹居往十里供仕入侍常

晩 上問其由同僚對曰士雄以清白吏安省之後家

本清寒城中無家自郊外供仕故然也上嘉歎賜第駱

山下兄弟七人同室以居

李遠慶号松庵礼孫之玄孫学問高明操行純篤立祠泗

陽

安仲善省之後篤行力学事親至孝薦授尚衣直長子曇

受業於靜菴趙光祖官察訪孫敏學世其家學栗谷聽
松相與友善講磨道義　宣祖癸酉薦授蔭正
李德馨字明甫号漢陰生有異質德器早成年二十登第
三十一典文衡三十八拜相三爲首相　宣朝壬辰致
中興名勳三國光海時扶植倫常重忤奸凶遣按律之
啓退居竜津癸丑卒享抱川書院子如璜孫象震曾孫
允修允文允明玄孫壽仁並以文顯于朝
安滉潤德之曾孫德輿大院君之婿也　宣祖友愛出天
且愛其謹潔欲官而輒辭以專意承業不顧得官義以
權辭〻之意寔在於退讓也常發解於文科庭試　宣
朝喜而贈詩曰忽見芳名掛桂林津〻喜氣一何深可

成嚴父趍庭訓足慰慈親斷織心染筆鳳池應不遠垂名竹帛在如今遥知賜盖翻飛處雨露光華月下陰竟不第況平居恂〻不汲〻於干祿飭躬礪行性至孝親病斷指丁憂廬墓常拜官主簿後以通政府辟不受壬辰以尚衣正兼内乘執羈勤扈從兩西安 駕次郡邑随衆問安訖藉藁席地于階下待 上入就寢室後退翌日未明必先入候至夕亦如之終始無倦而進 上有常 上歎異之陞資嘉善除敦寧都正癸巳随 駕至江西縣以病卒年四十五 上震悼慟惜後錄扈聖勳贈刑曹判書廣陽君子應元應亨孫獻規獻徵時顯曾孫後昌後稷後尚後恭俱以文顯

李廷立号溪隱忠民時茂之子年十一受漢書於崔岦、稱其夙就十三以三都賦謁朴淳、大奇之名遂大振從栗谷牛溪得聞為学之方恬靜寡欲與人無畦畛於日語言未甞有秖牾　宣廟庚辰登第官至參判

李潤雨号石潭礼孫之玄孫從寒岡鄭逑学光海嗣位為史官以直筆見斥講礼於泗上從者日众　仁祖反正官至參議沒享泗陽檜院書院

安銓慶号玉川覲之孫篤志力学卜居昌寧穴徃山玉川洞鄭寒岡題詩壁上曰頭戴程冠手執朱書具人如玉合友善繼無子以從祖兄子璹為后璹字待而号藥圃少力学能文光海朝登第官郡守時鄭仁弘朴宗胄勢

焰薰灼琦視若浼已　仁廟改玉愚伏鄭經世薦琦曰
北黨之所不汚南州之全名節惟安琦一人而已丙子姻
漢卓犖有大志丙子乱倡義自奮陽到尚州聞講和北
向痛哭而敀
安時賢文章名世吳後黄床等世号八学士官至弼善兄
時聖有至孝蔭補官典郡縣其子敏行号霞山　仁祖
朝登司馬時年二十一丙子後廢舉遯居仁川鞍峴篤
好墳典文章髙雅
李磵蓀之玄孫壬辰以副提学扈　駕至灣上時　上議
内附兵判李恒福募願從者磵應声曰久居侍從惟所
在而致死恒福壯其言時願從者承旨洪進武臣韓淵

及磵三人而已未幾年 上追思其言錄扈 聖功封

漢川君

蔡世英平康人号任真堂 中廟己卯薦入史官士禍作

聞変赴闕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罪案劇奪世英筆

世英急起遽奪曰此史官筆非他人所得用因白 上

曰此等何罪願聞罪名左右縮頭聞者壯之以是坐廢

居州之義谷而後官至叅贊

洪純彦南陽人明習譯学尚奇任俠而性純謹常隨使赴

燕聞青樓有國色直千金遂借貸于同僚而往及夕娼

母導一女子出光艶動人女子垂首下淚純彦向其由

女曰某江南人隨父入京父死無以返葬自鬻営此純

彥聞而惻然舉其銀以與而故貸銀者以負償不還許
于官謫配嶺南其後江南女適于石尚書星〻歷官至
礼部尚書每朝鮮使入京問純彥所在朝廷宥還復為
首譯隨宗系辨誣使赴京事聞礼部尚書石公具夫人
招見道謝舊恩令竣事以還　宣廟嘉之策光國勳封
廣陵君夫人嘗自織緞數百疋每疋繡報恩緞三字以
給純彥　上聞之命純彥所居洞名曰報恩緞洞今声
偽為古隱堂洞云純彥卜居于州之彥州面清潭以終
壬辰石公時為兵部尚書力主東援之議亦以此云
呉允謙海州人居州之九川面楸灘因以為号少師牛溪
通性理之學官至領議政享龜岩書院

李義健号峒隱廣平大君五世孫大君墓在州之大旺面
光秀山子孫多世居謂之宮村李氏義健少任俠後刮
磨舊習力學超造高邁以親命赴舉中司果薦授敦寧
直長官至正郎親沒不復仕州人慕之享秀谷書院
趙涑豊壤人号滄江居州之大旺面父風玉軒守倫光海
時連累椎鞫詩案而死涑慟其父非命以整頓宗社為
己任私義之時實多協賛及反正 仁廟欲錄勳固辭
不受涑倜儻好氣節文章經術書法墨如俱盡藴官追
善而卒享秀谷書院
李寧源義健之從孫居州之宮村錄靖社勳官至右議政
完南府院君諡忠貞享秀谷書院

趙翼豐壤人号浦渚居州之松洞面官至領議政謚文孝以経術名号明阜書院子復陽号松谷亦以文名官至吏判文衡謚文簡孫持鎭号适齋官副学 肅廟朝為諫臣以鯁直稱松谷适齋並追配于明阜書院

柳㙔字秀源文化人以行誼薦授官至縣令居州之細村面讀書求志服勤農桑年十一父遭喪哀毁如成人喪葬之具手自治之曲盡誠礼與弟友愛篤至荷衣洪迪贈詩曰營産栽桑可傳家教子宜完平李公元翼及西坰柳公根少為同榻友二公歎服曰才兼文武經世有用之学莫如吾秀源云壬辰為都元帥權慄從事官尋病還家卒

尹知敬字幼一号滄州祖槃魁司果慶擧卜居州之夢村
父覃茂官副學知敬性卓犖好奇節　仁朝反正之夕
以輔德入直時在闕中者皆被白夜半倉卒人皆恇惧
紛紛四拜而退知敬與都承旨李德泂同至　上前却
立不拜曰夜半無以辨真僞頭可斷膝不可屈辭氣凜
然衛士挺刃林立喝令促拜二人不撓　上明炬視之
二人直前熟視而拜之　上嘉歎之官至監司
尹鏶字純夫号夢溪知敬之子少而風節自持　孝宗以
非罪庭鞫俞澈　天威震疊廷臣喋口鏶時為諫官在
夢村聞之拜辭其母自分以死馳入闕中喝道之声振
于大内三啓傳刑由是直声動於朝廷官至吏叅子淙

倜儻大節官吏判

朴昌漢字漢卿務安人　肅宗朝登第官至承旨爲人簡亢與世寡合歷典七八邑以廉白稱居州之伏谷面蔬糲不絀而晏如也兄昌駿居慶安面農圃自娛非其力不食性倜儻絶意進取勸諭鄉俗使知義方人至今稱之

韓泰東字魯瞻號是窩清州人居州之龜川面與吳道一趙持謙爲諫官風節相礪不避權貴官至校理

寓居

高麗趙云仡豊壤人　恭愍朝登第累遷典法摠郎辭職居尙州之露陰山下辛禑時起授左諫議大夫轉判典

校寺事又退去廣州之古垣江村重營板橋汝平兩院
自稱院主弊衣草屨與役徒同其勞過者不知爲達官
也一日見林廣之黨妻女遠酏有詩曰柴門日午喚人
開步出林亭坐石苔昨夜山中風雨急滿溪流水泛花
來入本朝授江陵府使尋辭啓于廣州別墅又拜檢校
政堂文學檢校例受祿云伦辭不受爲人立志奇古跌
宕瑰偉經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將終自述墓志曰趙
云伦本豊壤人高麗大祖臣平章事趙孟三十代孫忝
悠代與必君李仁復門下登科歷仕中外佩印五州觀
風五道雖大無声績亦無塵陋年七十三病終廣州古
垣城無後以日月爲珠璣以清風明月爲奠而葬于古

楊州峩嵋山南摩訶耶孔子杏壇上釋迦雙樹下古今
聖賢豈有獨存者咄〻人生事畢
本朝朴絪性登第官至觀察使
趙秋官至藝文提學
鄭誠謹晋州人寓居龜川面官承旨詳見孝子
卞亨良草溪人官弘文舘正字　中宗己卯禍起坐廢退
居先馬面以卒
鄭曄草溪人光海丁巳廢母議起力抗外爲襄陽府使及
癸亥反正時在廣州有客告其議曄曰綱常已絶此時
宗社爲重但萬一蹉跌士類殲盡則事不成而国隨亡
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而已後其言流傳爲罪案

畔謝故龜川面家有小臺翔望行望闕礼至今称北望
臺後起拜大司諫官至左贊成享龜岩書院
任叔英豊川人号踈庵卓犖劲直去就辞受動以繩墨光
海辛亥登第效劉蕡策直斥宮闈干政戚里驕横光海
大怒曰今後勿取程外之文以叔英者官承文博士甫
瞻猶為謗訕乙卯削黜居州之奉安驛時李植鄭白昌
亦棄官遯居上流三人相友善人謂江上三士
任有後字孝伯号晚休僑居龜川面文章經學孝友天至
世高其行誼所著雜錄記 國朝事宗頗詳官至府判
晚年退隱蔚珍縣以終
權諰字思仲号炭翁安東人 仁祖丙子薦授大君師傅

至追善已亥札論忤時議罷故州之樂生面乃賃屋僑
居並日而食处之泰然惟一室書史優遊自適者十年
故公州舊庄而卒

丁時述字汝癡羅州人寓居樂生而以讀書爲樂号寓隱
有過客題所居川邊石曰处士階前水澄〻可濯纓所
著有東國諸姓譜

許淮字巨源号漁隱左議政琛之玄孫也爲詩文清古與
權石洲韠鄭古玉碏齊名中司果光海政乱棄京第寓
居楊子島性至孝不忍遠離親側平生不登數日程丁
憂廬墓卒情過制不克喪而卒贈執義

節義

本朝李時茂字君遇本州人領相克培之後官至判決事
壬辰老不扈 駕守父母墳山家人咸勸避賊時茂曰
翠華播遷既不能從先塋在此又安忍棄不去賊至具
公服坐廳事大書于楹曰朝鮮宰相豈有屈膝倭奴之
理乎遂被害時子廷立孫玄聃扈從一門盡殁前潭而
死玄聃妻安氏廣陵君滉之女年十九後極出獨顏貌
如生時
李尚安字靜而適村集之後元直沉毅遇事不屈登武科
仁祖丁卯爲江界府使遁故過安州遇賊與兵使南以
興同日死贈贊成諡忠愍享忠烈祠
崔廷傑以武科 仁祖丙子戰死南漢贈兵曹判書旌閭

許格号滄海孝子淮之子性慷慨能文章丙子乱年三十避地太白山聞下城事作詩曰大明天下無家客太白山中有髮僧又述懐曰中宵起視众星繁歷歷猶知北極尊閒闢從來幾宇宙帝王今日各乾坤君臣忠屈崇禎賸父子爭含萬歷恩青史當論君世事天無二日仲尼言自此廢時憲歷讀春秋以寓尊攘之義有詩吟咏無非思漢之語常送人赴燕詩曰天下有山吾已遯城中無帝子誰朝驪歌只奏安行李弘濟橋邊萬里遥瞻灸一世常瞞得崇禎 御筆思無邪三字刻于加平朝宗里海州首陽山兄弟洞勸鄉士建夷齊庙每當三月十九日 毅宗諱日必焚香痛哭言論激烈以是忤時遂

瞿公冶之厄在本州獄十年晏如也年八十四卒々之
日曉起梳頭飲當歸酒二大盃書一絕曰天地幾時盡
無涯還有涯江城一甲子飄忽劇風花遂倚枕而逝常
問于唐人題曰柴桑日月獨保晚節其後一如其言乎
生孝友不近女色終日看書有文集藏于楮子島舊庄
贈吏曹參議官教書崇禎再乙卯李保晚挽曰恥帝自
稱滄海客入山猶戴大明天文章浩々江河決忠義堂
々日月懸
李保晚遁村之後丙子廢科自稱大明居士或臂蒼鷹
馳逐於原野之間或携琴命酒放浪於形骸之外與許
格相友善人謂遺節士

金尚憲字叔度号清陰安東人丁卯以後力主斥和之議丙子乱以礼曹判書入南漢時崔鳴吉制國書辞甚卑屈尚憲取裂之失声痛哭因請對辞氣慷慨涕随言零既退遂絶粒六日自分必死及 上下城尚憲仍自縊爲議羅萬甲往而救解會朝議執送斥和人金尚憲始進食曰我若先死人必謂我欲避胡中之行遂詣闕待命 上使之安心退去 上還都尚憲歸故忠州轉向安東後錄

虜從尚憲力請乞免疏陳大義有洩之瀋中者已卯尚憲與曹漢英被執北去虜設鐵鎖而脅之終不屈請人相顧歎曰此老難此老難甲申春始放孝宗嗣服首起爲相卒 贈謚文正公

鄭蘊字輝遠號東溪草溪人丁卯仁和丙子以吏曹叅判入南漢抗疏請正賣國遺君之罪及虜索仁和人 上下城蘊痛哭曰主辱至此臣何敢愛死遂題詩生世嶮巇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萬乘乃云窮外絶勤王士朝多賣國凶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砲声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汹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好從容又衣帶賛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輦出降臣實恥之一劔得仁視死如歸遂正衾枕臥援劔刺腹刀沒柄氣喀喀欲絶羅萬甲往視之蘊笑曰讀人古書不解義古語云伏劔以死則北五臟仰則五臟不北今而後始知伏劔之意了無慽慽之容色

上出城口呼一劉陳处變守義之道二月卧便輿而南
入城傍山絶茅屋靜居刪山種秫以自給每歲不見新
歷贈崇禎丁丑歷曰崇禎年号止於斯明藏那堪異歷
披從北山人九省事只看花葉驗時移至辛巳齊樂翁
林真愨挽曰吾東元氣寄先生天理人倫賴以明勁古
剛腸金石裂精忠貞節鬼神驚猿山肉帶崇禎号某里
猶存处士名俯仰百年無愧怍想應含哭入佳城　贈
判書謚文簡

洪翼漢字伯承号花圃南陽人少挺秀有志節　仁祖甲
子庭試壯元丁卯為正言請治姜弘立降虜反噬、罪
丙子春為掌令清遣使議僭号翼漢上疏請。其使斬於

是直声動朝廷是年十二月清大兵来侵崔鳴吉謂金
鎏曰致寇者翼漢也今平壤缺庶尹可任以此人遂除
授促行翼漢怡然赴官及和成請索斥和人鳴吉以翼
漢及尹集呉達濟應之所謂三学士也及到瀋汗令囚
別舘值三月三日翼漢作詩曰陽坡細草坼新胎孤鳥
樊籠意轉哀剃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来風翻
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
今日淚盈腮後數日汗盛陳兵威招翼漢時方食謂其
奴曰今日我死矣從容食盡而起及至屹然挺立汗使
縛詰脅百端翼漢不少撓即解衣裸立聞爾國刑殺必
以臠刑也何不速行臠剮乎仍索筆書示曰大明朝鮮

國果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々可陳語音不相通曉當
以文墨白爲夫四海之内皆可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
子矣朝鮮本以礼義相尚諫臣惟以直節爲風故上年
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果若渝
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内
寧有悖兄弟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況爾國之於朝
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
之恩而深結之忘深結之大恩而守先背之空約則於
理不近於事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礼義者臣之職也
豈有他理哉但臣子分義盡忠義而已吾上有　君親
但不得扶護而安全之今世子大君俱爲俘虜老母存

没亦不得聞知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國家之禍敗揆
諸忠孝掃地蔑〻矣自顧乃罪可殺無赦雖萬被誅戮
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飛天歸遊故國快哉〻〻此
外無言惟願速死汗使漢人諱而聽之大怒殺之時年

五十二　贈領相謚忠正

尹集字成伯号林溪南原人丙子秋爲校理斥崔鳴吉主
和之議疏上留中不下十二月扈　駕入南漢力主斥
和及和成與吳達濟被執送于瀋陽集存園中贈俞䟽
詩曰雪滿孤城壯士悲夜来風雪壓旌旗都将不平心
中事說與吾儕武仲知武仲棨字也次曰君今死義不
須悲我亦吳城竪白旗臨別丁寧贈鉤意百年慚負故

人知到瀋與達濟同日死 贈領議政謚忠貞
吳達濟字季輝海州人領議政允謙之侄也居本州彥州
面年十九登司馬二十六文科壯元丙子五月爲副校
理疏論崔鳴吉遣使金國縱恣無忌憚之罪遂罷職家
居十二月聞變徒步隨 駕入南漢和事成清人索出
斥和人崔鳴吉令各自首於是吳達濟及尹集金尚憲
鄭蘊自首於籌司議送尹吳二人翌日鳴吉押付清陣
清將拘留詰問斥和諸人姓名二人不爲屈清人執歸
瀋陽集謂達濟曰臨事屈膝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
境乎文山之八日不食意有在也達濟曰人固有一死
得其所當於華夷會处明白立節令天下人知東方

有二烈士不亦可乎四月到瀋陽鎖因十九日清將招
二人誘刧無不至二人意已先定到此更何言乎辭氣
終不撓清將知不可屈牽出西門外殺之達濟時年二
十九達濟來時道中寄母詩曰孤臣義正心無怍　聖
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又
寄兄寄內詩辭甚悽切聞者酸鼻友人俞棨夢達濟來
告曰我化形蝴蝶托於東方旗脚而來棨作詩悼之達
濟性孝寬厚忠信端方正直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乃論
國家利病時政得失辭氣激昂無所回避常謂其婦兄
南一星曰凡人處死若不斷之於初而有姑待他日之
心終不免偷生苟免之歸吾儕當以為戒　贈領相議

忠烈樂静趙錫胤挽三學士曰丁丑年間事忍言孤臣
同作虜庭魂精忠欲樹三綱重大義終成萬古冤許國
已忘慈母愛臨危不負　聖君恩漢家日月猶依舊應
獨分明照九原

按金尚憲以下五人惟吳達濟居州之境内餘非州
人則固當不錄而丙丁之時在南漢山城秉節不回
沒後有俎豆本州之礼故并著其事實焉

孝子

韓述年五歲父歿及長母沒祔葬于父墓仍服喪六年給復

旌閭

鄭守明其父好譙惡疾濱危守明年總十歲斷指和藥以

進給復旌閭

鄭誠謹天性至孝父母沒合葬于西郊面廬墓終喪哀毁

盡礼　成宗喪獨行三年燕山甲子以詭行殺之後旌

孝子門享龜岩書院

鄭再臣誠謹之子慟父非命号擗不食而死　中廟初旌

閭弟梅臣及姪臣子元麟元麒元麟子孝誠俱以孝旌

表四世而棹楔者為六人

具孝愼興翰之愼之弟也居州之都尺面性至孝嘗以為

孝衰於妻子年五十不娶居喪廬墓終制朝夕祭奠必

親之近六十始娶生一子聞于朝命之官不就卒旌閭

今里人指其所居之地曰孝子門街

李旻李昇兄弟也父碩亨壬辰為歙谷縣令旻與昇俱從焉倭賊陷城兄弟以身蔽父父全而子俱死旌其兄弟之門　贈左承旨旻之妻李氏流血三年再朞日捐生以從曰忍生至此為其稚子今子已六歲雖無母可以生遂自決事聞亦旌之昇之妻康氏隨父在豐德聞夫死投海而死

李時雨字濟卿旻之子父死時年四歲長於外祖海豐君耆之家九歲始聞其父猶藁葬於歙谷擗踊隕絕裹足請行長者不忍奪其情貲而送之遂省父殯而還及年十八返葬于州之炅長山先塋結廬其側追服三年至今人指其処曰李孝子廬幕墓後　贈掌樂正旌其門

安大楨州人大憲潤孫之玄孫壬辰避賊于武甲山有嘯聚之賊入山刼奪人物將欲害其父大楨覆其父乞以自貸賊不聽並害之

安載守仲厚州人省之後也年十二父病斷指回甦旌其門曰十二歲孝子安載之門載即長撤棹楔而藏之曰君賜雖不去安忍自居之乎終其身不復揭

金忠伯字君恕性至孝年十二歲丁父艱哀毁過度事母盡誠及長諸公勸之仕不肯曰奉養恐不專也壬辰奉母避地一日相失忠伯号哭奔走冒死求覔雖為賊所得旋見其至誠乃解而慰遣之及母喪廬墓三年親執炊爨朝夕哀慕天將過倚廬而見之曰執礼之篤中朝

所穿後　贈戶曹叅議

朴世僑居彥州面官至叅判有至性母病篤斷指旌閭

金鎬金鑰兄弟居突馬面性至孝父嬰奇病爭先斷脂父
淂回甦後患腫十年膿汁流出兄弟督口吮汁常糞及
遭艱同廬啜粥三年一不到家與夫人相面人稱之以
二連

安鈺字子伯州人寓居咸陽幼喪母後遭父憂啜粥廬墓
三年又為母追服居廬至誠出天人皆盛服有三女皆
有孝行鈺遘癘幾死長女斷指流血以敎回甦血仍染
齒人以為孝感仲女季女俱以母病斷指回甦鄉里驚
異稱為孝家安氏

昌興君修　宣祖王孫也居慶安面八歲丁憂不食肉病親欲食生梨以不時不得終身不食梨每當親忌年雖耄老必宵躬檢　顯宗朝加資子高平君澈亦以孝旌

金錫字命三號广松齋監役不仕親病斷指旌閭　贈職

李義健事母至孝凡繫爲孝之方者無毫忽不盡母病革思食銀魚時早不及進自是見輒流涕終身不食詳見人物

權授字天卿號雲谷居大旺面有文行中司馬薦授官歷縣監其時親病嚙指出血灌口居憂廬墓啜粥不食油醬哀毀成疾夢其母饋以鷄羹覺來口猶有臭遂哭曰此豈誠孝薄而夢猶食肉耶

金碩勛守讓叔奉親生死盡其誠礼三年行素絕意科業

專精爲己之學後　贈持平
南泰延字延之監司翽之曽孫居慶安面登上庠有至行
遭内艱攀号哀慕閱制數年未甞寢处於私室父病篤
割股以進遭憂手自搆廬而居逐日上墓号哭竟以毁
卒年纔踰三十後　贈持平
内隱私婢也盗入其家刼殺人内隱以身蔽父竟與父俱
免給復旌閭
愼氏宋穉妻居細村面以孝女旌閭
烈女
百濟都彌妻都彌百濟小民也其妻美而賢蓋婁王聞之
留都彌以事夜抵其家欲私之妻請更衣而飾一婢薦

之後王知見欺大怒誣都彌以罪矐其兩目置小船泛
之江更引其妻々曰今妾夫已死妾身不能自保敢爲
辭但今有月事請俟他日王許之妻逃之江上號天痛
哭忽有行舟至泊泉城島其夫已先泊矣遂同奔高句
麗々人哀之置蒜山下以終其身
本朝李氏正郎成景溫之妻燕山甲子景溫遠謫遇害李
氏殯葬盡禮哀毁過節廬于墓側手具祭奠服闋不食
酒食白衣終其身　中廟初旌閭
安氏州人副正鄭世祿之妻以烈女旌閭其弟學僉李彦
悅之妻性孝友其兄鄭氏婦常讀方氏女敎喜而請讀
自是能知礼義盡讀烈女傳小學仍涉經史略通其義

年十四適李氏事舅姑殫誠孝待所天如賓凡朝家有
事彦恍或謀及令人每服其見識 明宗乙亥彦恍被
讁卒令人絶勺飲日夜哭不絶声耳目口鼻血流幾死
復甦令人賣庄資以祭需常曰婦人礼不可守墓于外
只備几筵以供送墓所每坐必向墓山三年以粟米取
漿沃膓斥鹽醬伏苫席泣必血衣裳盡赤服闋哀至則
哭過三十年如一日朔望俗節祭影堂或自製祭文詞
旨懇惻奉姑比夫生時加勤及姑沒年已六十蔬食水
飲泣血柴瘠如少年時年過稀而每當諱日入厨親具
祭需曰今不自備祭可再乎後旌其門
安氏本州士人尹齊之妻楓崖敏學之孫女丙子乱齊被

慶安氏毀形三次往尋終不得因自縊死旌閭

李氏希議許稷之妻韓山人能通小学論孟平居凜然有烈丈夫風丙子乱稷入南漢李氏率子女自楮子島避向峡中行至點丹山下賊猝至知不免拔佩刀自裁事聞旌閭稷題曰生巳丑死丙子夙有德終就義三男女承厥祀命旌閭家翁記

南氏引儀林希遴之妻丙子殉節旌閭

全氏進士鄭友益之妻居慶安而丁丑避兵春川與家人相失不知死所後友益夢全氏来言曰吾屍在於牛頭某崖之下從草偃处来覓遂明往尋則屍在懸崖下背負碁歲兒子顏貌如生裙帶有血書曰遭難奔避得全

難必死後顔面如浮舅姑則死猶生矣葬之日復夢告
友益曰正月二十五日是吾死日云後詢問于同時避
兵者月日不異事聞旌閭

柳氏士人安道明妻居義谷面家中失火冒烟入祠宇抱
祖先神主而死旌閭

俞氏士人具竜瑞妻薛氏具聖揆妻薛氏家失火俞氏薛
氏冒焰入祠宇婢德伊亦隨入俱死并旌閭

邊氏李墳妻居突馬面夜半盜入室邊氏捍夫冒白刃浮
免奉養老舅殫誠致孝旌閭

金氏士人李光翼妻漢陰相公之玄孫婦也歸未歲夫卒
金氏哀毀十有七月竟以自盡臨絶無慼慽之色謂其

婢曰吾不能盡孝於舅姑曰吾不得告訣於舅姑曰殮
吾勿以一華鮮附身曰葬吾必合同穴曰善護立後兒
數語而已掌令朴履文哀詞曰生乎詩禮之門詢乎其室之
溫而蘭之芬也轂之從一歲未及終泉之從萬歲其無
窮宜乎其悲一十七月之未亡而一日之同也然舍魚
取熊固君子之鮮或能之也操所重以輕生嗚呼貞婦
之貞也自滅其身以同穴嗚呼烈婦之烈也事聞旌閭

林氏李浚恒妻居安馬面夫喪終制自決以從旌閭

李氏孝子朴湛妻讓寧大君後也居義谷向月夜盜入湛
老母在堂蒼黃奔救羣盜挺刃向湛李氏驚號翼蔽脊
受賊刃斫臂幾墮賊亦驚歎而釋之湛與母俱出得生

李氏竟死旌閭

黃氏士人安梃禅妻居西部面夫早歿黃氏絶食七日而死給復

宋氏士人鄭德懋妻居慶安面德懋歿於疫宋氏曰子甭青孀將何所依自縊死今其家祭以同日

申氏士人李墢妻居大旺面舅與夫俱歿於疫申氏欲自引墢弟址奪刀而哭曰母病又欲何忍為此申氏感其言乃至誠事姑竟至死及殯殮之日婢告急秉家驚往視之申巳死矣傍有盛水一器又有新衾一領蓋欲為自歛也事聞旌閭

安氏士人李載俊妻隨父居楊根邑治夫患疫甚𣦸安氏

知不能救遂自縊為婢辛令所救解夫既殁一慟而止取筆作書于舅姑及其夫置几上又取債負遍償之曰不可取欲於身後又以錢若干分佩於兩稚子又為一書付璧曰余雖溺死不可拯出為蒿工輩所援挈遂取篋中一顆香佩之辛令問其故荅曰汝使者不得死將投水矣聞魚鱉惡香臭佩而辟之不欲為魚腹之葬辛令曰然則吾將從之取一香捲衣袖而縫之至夜半令睡安氏潛走至江辛令驚悟趍出曰主何去安氏顧曰汝復何言時大雨江漲萬流浩蕩安氏先至溺焉辛令大呼謂村人曰我主死矣村人驚出視之辛令訖其由隨而溺死郡守李守頤募氏拯之數日而辛令浮出安

氏屍竟不得事聞旌烈女忠婢兩門辛今死時年二十
矣
洪氏士人金若淵之妻夫病劇作書告訣于父母及袁又
為告訣于舅父母勺水不入口舅姑泣而諭之洪氏順
遵其言約以至九日不死則當食至期而不死則曰天
不使死從舅姑之命因始粥飲家人信之至二十三日
竟至自縊得遺書於褥下其陳情敘義之辭不出一孝
字而已旌其門表之

重訂南漢志卷八目

下篇

題詠

重訂南漢志卷八

洌上 洪敬謨 編

下編

題詠

肅宗大王御製

寧陵幸行日廣津船上作

長江衮衮流佳氣擁龜舟今日春風好翠華向漢州

廋嶺駐駕有感

毅魂故何処悲風嶺上吹傳車日欲暮回頭益悽其

望可汗峯

祥雲擁漢宮昔日駐飛龜百二山何地誰知有此峯

己丑九月二十八日望見南漢山城夜操

白日殺場已鍊兵黃昏天氣雨餘清火光連堞明如晝正
是西臺鼓角鳴

金湯設險出天工劒閣崢嶸可比同昔我登臨多感慨追
思不覺淚凝瞳

英宗大王御製

詠懷三首

謁 園陵追慕

敬謁 兩陵追慕深仰惟 聖德一倍心三歲經營迄此
日今辰始也辰余忱

坐行宮有感

聖考昔年所御堂今予何幸憩斯房追惟往歲微心切玩
物徘徊益感傷

登將臺慷慨

回駕直登西將臺君臣說往日昏來忽然慷慨不能抑惟
有善承善繼哉

正宗大王御製

廣津船上

長堤十里柳生烟駕出江頭三月天飛慢竜舟春色外行
營螺角夕陽邊中流彩仗祥雲動遠望平郊碧草連一豫
重宸斯有度黔黎爭祝羽旄前

江頭晴望

三月東風漢水湄落花芳草媚陽時中流舟楫青山轉雲物亂亂入數時

陪　駕詣　獻陵經宿

輦路如天羽衛行迎風鼓角接三營　珠丘日月浮佳氣齋夜星河動漏声幕懸燈旗萬影直千軍休飯馬鳴生是時陪坳羹墻慕　灵閣精禋醴醑清

凝鑾軒望南漢

萬馬雄都百雉墉山樓層翠望重〻　辛勤寄語南城尹万折毋忘立馬峯

南漢雉堞入　望如在眼中吟此寄南城尹

層巒疊石漢南城西將臺高可按兵請看手中頑石立雷

時奇計愧陳平

將拜 獻陵曉次舟橋步戊子前韵以志感懷二首

鑾蹕秋晴鷺水湄滿江濃露想前時依然戊子春三月十
里船開七字詩

羽林旗鼓西青烟竜鳳津楼月上天却憶廣陵春水外瞻
回梧當彩雲邊灯光歷歷江声動兵氣森森野色連漢渡
東南松柏永此時孺慕更多前

敬題 献陵齋 并小序

小子於戊子春陪 先朝展謁 本陵恭賦一時
以紀其事今於三十二年之後践位行礼孺慕彌
新謹次前韵以識之且按伊時 聖製之題揭齋

室者 聖敎若曰今日大小臣僚仰體 祖宗盛
德滌舊心於廣津輔我暮年隨後者誰惟我 先
朝五紀建極全保世臣歟時五福綏厥萬世率皆
仰述 本陵開創守成之豐功大業而十行雲漢
之篇乃在於 親祭 本陵之日則丕顯丕承之
謨烈尚可仰認於出戶周旋之時矣茲於五六鼓
頌 聖德之光前垂後而仍告有位俾各一乃心
率乃職無偏無黨無從匪彝偕之大道同我太平
書曰惟予一人胥受多福此我 聖祖所以 翼
我子孫千億懋昭常訓者也時予小子即阼二十
有三年之己未仲秋

地自鍾山漢水行真龕体勢大經營礼三十載今朝又基
八千年宿夜声薄海豊功仍本〻承天大德曰生〻周旋
倓〻於何覿瑞日秋天萬里清

賡詩

英宗戊子展謁　獻陵　上以世孫陪駕後三十
二年乙未秋九月復幸本　陵下御製步戊子前
韵詩二首敬題齋室詩一律命賡進又　教書揭
于齋室蓋在朝而尋隮是　陵之行幸者只餘三
人而臣其一也

千官萬騎壓江湄白露香菰八月時滿野黃雲呈上
瑞豊謳爭獻屢豊詩

寶徹奄旂拂曉烟中秋月色滿江天貔貅陣擁鳶山外
鵝鸛塵清漢水邊百里雲霞濃欲滴萬年松柏翠相連
聖神光繼無疆業奎藻重摹卅載前奄驤玉輅啓戎行
萬幕平沙夾水營日出喬山雲有色風微輦路鳥無声
萬年垂統切遹追卅載觀光感更生惟戊從臣今白髮
恭將賡頌穆如清

守摠兩營釐革義僧番錢教

義僧之除番徵錢卽我 先大王軫隱恤瘼之聖德也
在昔徵番之時一僧資裝一寺傾産賣器賣田徵隣徵族
緇啓道狀之為民瘼者輒以此為言於是乎斷自 宸衷
錢以代錢使之亦路緇髡釆獲安堵之樂行之多年有利

無害　聖教若及於為民除瘼之事與良役并稱此余侍傍承聆至于今莊誦不忘者也近因僧力在處凋敝以冗費則比昔無異全減而以辦出則到今益復艱辛或有寺而無僧可徵或有僧而無錢可責甚至於村巷平民替當僧役一年二年莫可收拾今若謂之除害之為曠患不思所以極救則此豈隨時變通仰承　德意之道乎今茲道啓中除穀營屯一款僧亦民也苟利於民何穀可惜而僧之為弊非止嶺南則以今枵然之穀薄何處討得幾十万包逐道設屯又況各營屯田多有已試蔑效者乎至於而營營費之量減雖足為汰冗食之要道畢竟守城僧卒不可無接濟之需則些少革弊無甚関緊若於此不大更張

役許多緇徒懸望之餘能無抑鬱嶺南外義僧所在諸道
別般矯抆之方付之道臣而南北漢支用之資則庶可自
此釐刷此豈予惠鮮之政槩所以仰體我 先大王矜憫
恤瘼之 聖德也

守禦京廳出鎭南漢山城綸音

予常以爲軍營無百年之制國可富而兵可精民可支而
財可足古者軍無常隷之營營無恒定之制有事則牙璋
發六師事已則士卒樂畊稼如是也故蜀輓不勞壁壘增
彩國初兵制亦然三府爲二司二司爲五衛衛有五部部
有四統而宰樞十人爲摠管都副分釐之歲周則遞而已
如河敬復黃衡崔潤德魚有沼諸人之受脤啓行遠出河

漠梁瀚海而銘燕然功在盟府名留簡編者何嘗髣髴於
近日五營之為而有是哉此所以初元朝廟問汰冗足食
之策也首及於五營拈出守摠二營之存罷而雜議於廷
臣者也摠戎緊關亟於訓御不須說通來廿載之間略有
心籌之揣摩姑合鄭重縝密而苟欲先嘗而少試之孰先
於守禦之為營乎自今罷守禦廳大抵使名之或內或外
營府之乍出乍入多繫朝論之彼此甲乙後雖有發言於
刻印者白石在王府

南漢　柳成龍
漢王城堞在山河古國繁華欲向何拖玉腰金趍走地冷烟蹤雨野人家

南漢　金錫胄
古川東北盡黃雲烏驪青毫各一群漢家戰士三十萬奇功還屬奉春君

南漢　洪世泰
吾東有此漢南城蹈海令人不欲生弱国但馳冬至使平時何用夜操兵天陰草木三秋兆地除山河萬古横北極茶妍新義起小民猶得識皇明

慷慨平生烈士歌三田渡上又經過春秋大義書空在皮

弊餘蓋石不磨白骨崩沙徑雨出黃雲落日傍人多諸公自有如戎策辛苦君王獨枕戈

南漢　洪良浩

慷慨登城髮欲衝居人猶說丙丁冬山谿莫賴千重險時運無如百六逢燕獄但聞三士死秦關未見一丸封終知人事還天數痛哭單于立馬峯

西將臺　金萬基

千尺層臺迥曾經百戰來艱危那忍說鎖鑰愧非才大野茫茫遠長江曲曲迴愀然撫孤劍斜日猶徘徊

西將臺　金鎮商

古木層臺迥愁雲莽蒼來如何千里國曾乏一人才野圻

長江走山蟠峻堞廻秋風無限感登眺且徘徊
擊劒悲歌西將臺昔年胡騎幾重廻誰驅十萬神兵去一掃腥塵若迅雷
佳氣高城護別宮地形從古壯盤龜當年恨失防胡策今日區〻菜汗峯
巖城解甲曉開關東土臣民敢擧顏稀有西明猿臂將戰功青史見斑〻

西將臺　金錫胄

青春獨上漢南臺〻下長江入海廻日暮烟塵迷北望不堪孤劒吼風雷

西將臺　李箕鎮

天宣無心設厲應送死來金繒還上朶從濟孰全才壁峙
千尋屹江悲萬折迴北風吹短髮一嘯且盤徊
皮幣千年使蓋紛儲胥無賴積如雲枕戈亭上空回首秋
日山高石室墳　右屬金清陰
虐雪獰飈勢共紛鴻毛無柰墮燕雲只應柴市堂堂血不
愽東窓一穢墳

題有此山樓　沈象奎

山不增高覌已改樓未作日山亦在繡屛綿帳常避世無
睢不自見其背一朝開榛出層樞洁翠漂丹來藻繪昨夜
雷雨動嶺崟似荷天公垂笑咳朝來更覺山氣佳過鳥飛
花巖外内子猷手栽故齟齬斜川宴遊終星嶷豈如我自

作主人賓樓帶與山相對山欲多我只長存宇宙元自如
風磴

汗峯　金錫胄

一夕胡烽照漢宮　先王於此駐飛竜誰知百二金湯地
更有吳山立馬峯

覘西暗門破敵處

壯士橫戈壓帝関西門一戰破兇顏至今雉堞連雲处猶
有當時戰血斑

東林寺　李敏叙

山頭城百丈亭壁四圍寬保聚徵前事登臨得壯覌五雲
天咫尺六月地苦寒且畫綢繆策長令国勢安

東林寺　　南龍翼

國有金湯固人今尹鎛寛華譙增舊築勝地改前規野潤
三江小登高五月寒試看雲起处佳氣是長安

開元寺　　洪世恭

開元此時大義林天險雄関鎮古今戰後城池猶殺氣秋
来鼓角亦悲音孤峯悄〻皆僧語落木蕭〻感客心滿目
山河堪下淚西登高处莫登臨

天柱寺　　金錫胄

千古溫王迹渺然自登遺眈淚痕邊山僧不閔興亡事猶
向晴囱課法蓮

一声長笛倚高樓〻外平看古戰邨不待臨風吹出塞孤

城月色已堪愁

清風樓　權湛

風撼薔薇已謝花綠陰滿地恨何多少年歌舞一樓月十載歸來兩鬢華

奉恩寺留別諸學士　李滉

列坐芳舟盡勝流歸心終日為牽留頻將漢水添行硯寫出臨分無限愁

無盡亭　崔恒

天慳異境屬豪雄無盡奇觀盡漢東春雨海鷗侵檻外夕陽霞鶩引盃中儻來丹泉名何益老去漢山興匪窮倒踏蹇驢隨處好知閑倦鳥若為同綠裳扶醉匡漁父白髭高

歌伴牧翁自是不敢〻便將愧余空憶五湖風

廣津　　尹宣擧

生憎江水流依舊丁丑春蕃去不堙長恨人心還似水孤
舟更渡廣陵津

楮子島　　高麗韓宗愈

十里平湖細雨過一声長笛隔芦花直將金鼎調羹手還
把漁竿下晚沙

单衫短帽繞池塘隔岸垂楊送晚涼散步歸来山月上杖
頭猶襲露荷香

楮子島　　無名氏

百濟城邊草樹荒千秋往迹問漁郎回頭不荅與世事流

下前灘釣夕陽

沙平院　李奎報

瘦馬行遲路阻脩御鞍聊渡此淹留征騶滿道初嫌鬧獨鶴昇林始愛幽万丈飛橋虹潦走千艘列舸鷁騈頭故人不見增惆悵落日茫茫莫倚樓

落帆江口久踟躕俯瞰澄波點數鬚草合岸邊繞沒鶴潮来江際似迎鳥蒿工坐識水深淺沙戶能占風有無急覔霜纜須西去一瘦閑鴨睡殘蘆

清溪寺　李穡

青菴山下古招提氷雪斷崖臨野谿端坐南窓讀周易鈴声初動欲雞棲

禿浦

禿浦沙頭暝色来遠山平野勢逶迤舟人觧纜随流下月白
楊州恰浮詩

奉安驛　　　　　　　本朝權近

古驛亭閑茂樹间晩凉来憩覺身安山林僻処民居少厨
傳稀時吏役閑崖路俯江誰鑿険漢流激石自生寒我来
莫道無供給馬飽青蒭尚厚顔

洗姑灘

江邊洗姑顔如花小〻澼洗為生涯朝洗白足如雪色暮
洗白雲如霜花朝〻暮〻洗復洗一身自潔心自多緑白
〻於水繭絲夜〻白月鳴寒梭織成纖毫裁為衣細於鮫

俏輕越彼江之水清且濁白日緑雪無休時洗罷淡粧照水底素娥讓潔蓋江妃忽有狂風天地黑塵埃漠々隨所之蒼黃顛倒泥滓中玉質已誤衣復緇出門待姑歸姑洗姑洗来何遅姑歸少娘拍手笑醜悪不是吾家施少娘年紀總十三當時見事猶兒癡少娘々々莫笑姑此恨多年汝或知

望月峯

長風飽帆漢水急山中歸来酒初熟枯腸渇酒亦易醉尺耳鳴咽與自足移樽飛上夢山顛偷眼東峯待新月々々激灔生雲端氷輪無角金波徹須臾懸在天中央九州四海皆清光飛盃問月々不答顧俛笑我多清狂古人愛月

多儒仙騎鯨廖廓猶千年赤塵何時舞去鶴伯仲豪氣天下先一樽滚滚江無窮今人古人將無同五夜深深月不落四佳醉者頭半白

水鍾寺

秋來雲物易悽悽宿雨連朝水拍堤下界烟塵無地避上方棱閣與天齊白雲歷歷誰能贈黃葉飛飛路欲迷我擬往叅東院話莫教明月惟禽啼

奄津江上古伽藍石逕崎嶇入翠杉憶昔屢邀灵運過至今猶且遠公談溪邊呪鉢龕應伏石上翻經席更忝白襪青鞋君亦在相逢一笑席溪南

伯仲寺

招提架蒼巘何日側金閑落葉無人掃空堂有客來山形
臨水断水勢觸山廻坐共高僧話胸襟自不埃

渡迷津　　高麗韓　脩

日華乍動風來軟天影遠涵帆去閑回首殷勤別三角月
輪未半我當還

渡迷津　　權　遇

山腹蜿蜒棧道斜行〻盡处入人家天寒日暮風吹緊回
首長江浪作花

狎鷗亭　　皇明太僕寺丞金　湜

草堂長對漢江開彷彿巖陵舊釣臺只有白鷗堪作伴等
閑飛去又飛來

狎鷗亭　　給事中陳嘉猷

一亭瀟灑水雲間亭外江鷗任往還盡日相親依碧渚有
時飛近入朱欄盟心彼此機忘久公退晨昏趣自閑莫道
猶膺軒冕貴年來名利已無關

狎鷗亭　　張寧

水雲深处草亭幽有客忘機對白鷗自許功名同敝屣莫
將心事學沉浮綸巾羽扇閑堪語細雨斜風晚更留好是
曲江棲隱地相親相近幾回秋

狎鷗亭　　定西侯蔣琬

達人好幽靜結亭芳渚間輪蹄迥相隔清風時往還有鳥
貞玉姿相對足怡顔點雪青山破眼次綠蘋斑波平任浮

沒和鳴亦喧〻盟同歲月久幾與白雲閒凡鳥恥相并逍遥出塵寰魏国今千載高風良可攀

狎鷗亭　翰林修撰羅璟

世謂忘機人常愛忘機鳥人與鳥相忘朝夕結盟好于焉覩斯亭巋然臨江表瀟灑非沈香景趣奪天巧清漪映翠微汀渚雲霞繞一逕入湘陌往來車馬少烟迷湖水闊帀遠人不到月色侵寒波風光凝碧藻極目向長天四顧青山小誰識忘機倚自好忘機老閑吟忘機詩醉卧忘機草不是忘機人安得忘機鳥

狎鷗亭　會稽陳贄

夙志尚冲虛革構臨江滸暇日此徜徉悠然豁襟宇鮮霞

滉漣漪澄流遠面戶鷗鳥何從來羣然聚汀渚翩翩翔雪
翎皎皎燦霜羽忽爾散亂飛千片梨花舞傍簷時往還浴
波姿容與鳥鷺迥莫倫鶬鷺庶堪侶高人誠樂哉玩茲浮
淺悟彼此兩忘機相見絕纖慮機心如稍萌倏然即蹇去
所以君子心與物恒無忤

狎鷗亭　　本朝申叔舟

上黨韓侯字子濬結髮同遊讀書史壯氣落落不拘束幽
尋孤逝寄山水薑惟十載抱遺經青衫未儻徒爾丈夫
有志終有為一朝草廬風雲起隆中高臥不可淂鵾鵬變
化真頃刻手搏日轂回天步旋乾斡斗惟指顧勲名煥爀
在一身蕭張寇鄧不須數軒冕儻來非所願年華易逝昔

不駐平生雅懷屬林泉為起高樓臨江邊知心惟有白鷗鳥飛鳴相逐同悠然捐玦遺佩紉蘭芷一江烟水白滔滔功成名遂厭紛華日夕幽思江之汜勲業不但在東土盛徽自爾播同軌中朝儒老競奮筆為君鋪張溢稱羨世上簪纓空紛紛男児到此方云云大東蒼生望霖雨詎能甘子鷗鳥群嗟爾鷗鳥莫相惱　聖主隆眷惟倚君

狎鷗亭記

皇明倪謙

朝鮮王城之南十数里有水曰漢江其源出自金剛五臺二山而會為長江西流而入於海予昔奉　詔往使其国嘗至江上登楼鐫詠又放舟江中潮波為楽見其涯岸泓潤波濤浩渺風帆往来沙鳥上下襟懷軒豁景趣無窮悦

君寘身於北溟漢沔之間而忘其身之寓於東方也別來十載每遐想江皐風致未嘗不身俱往也天順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公明澮承其国命来陳封事公舊闢別墅於漢江之南搆亭其間而未知名也而予常駐節徃遊知其勝槩伻来问名於予因屬言而託予為名之曰狎鷗而復之曰鷗水鳥之閒者也滅没江海之中飛翔洲嶼之上非人可畜之物也而胡為能狎之乎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見機者如此湖海翁朝之海上鷗之至者以百数以其無機也及欲取而玩之乃舞而不下以其機動也惟其無機心則鷗自相親而可狎矣公長身玉立儀度秀偉仕於藩国着甄別公明之才使於 天朝謹服順敬畏

之礼則還国也柄用方除何暇鷗之狎乎不知萬物之情必無機心而後相感萬物之理必無機心而後相成不可使有一毫私意寓焉機心誠無矣則立於朝也人莫不樂與之親登斯亭也鷗莫不閑與之狎至若富貴利錄固將漠然若無繫於己斯非造道之高者乎亭以是名蓋亦宜也昔宋韓魏忠獻公亦常以亭名狎鷗歐陽文忠公贈詩有曰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忠獻得詩喜曰永叔知我夷夏雖不同而人心則同古今雖有異吾道不異予之所望於公者殆亦若是未知公之心謂予爲能知否倘以爲知則幸以斯言揭諸亭中以爲記

南漢山城記

張維

南漢在京城東西四十里漢水之陰北距廣州故治五里而遥本百濟舊都也按地志百濟始祖十三年自慰礼城移都于此歷十二世三百八十餘年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又移南平壤南平壤卽今之京都也自肖古之遷歷濟羅迄麗凡千有餘歲城之興廢不可復考暨我朝受命治躋大猷兵革不用其於山谿城郭之固宜若無所事也壬辰倭難以来訏謨石畫之士多有意於是城而當国者莫克建白豈亦有所待歟今 上踐阼之明年有逆适之變国家議者多言畿輔近地宜有保障首相李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言請修是城初 命青原君沈器遠稟其事

請役游手用度帖以損僧徒尋遣衷去抚戎使完豐府院
君李曙代其任乃廣召諸名僧覺性應聖等各抚其徒分
地賦功而敉使文希聖別將李一元裨將李光春等寔監
董之城之四周基址宛然蓋百濟舊築也乃因而增之酌
基夷險爲之崇庳以甲子九月經始丙寅七月工告訖城
周若干丈尺女墻千七百堞設四門其暗門倍之中刱伽
藍七區館廨倉庾靡不備具大抵南漢之山中平而外隆
襟抱固密体勢雄厚城冠山巔据隘而包平城中井泉甚
多冬夏不竭山谷諸水合爲大澗東注于水門〻外崖谷
盤錯羊腸百折者數十里四面山勢嶄截不可躋攀而惟
東南隅山脚坡陁爲設砲樓三　維有小峯可瞰城內爲

達一臺築甬道以屬之城遂移州治于此儲胥民物隱然
為一雄鎮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国而春秋傳莒恃陋而
不脩城郭君子以為罪之大者然囊瓦城郢則沈尹戌譏
之甚切何哉本末兼舉則城固所以保民苟不能衛城無
益也洪惟我 聖上應運中興再正人紀懲毖禍難委任
忠藎深惟陰雨之戒大築斯城使千年荊棘之墟赤然改
觀遂為京都輿衛此殆氣數冥应天人合發之會於其設
险守国之義亦可謂得矣繇自今内而廊廟輔弼外至封
疆將帥協心殫慮共恢良圖要使人和地利兩得其益則
斯城也不待墨翟之戒而可以永保金湯矣不然徒恃山
岳之重阻樓櫓之壯固而曰孰敢侮予抑末也国家所以

築斯城爲遠大計者夫豈其然敢以是諗諸君子具幹役
有勞人別記于下

南漢新修記

徐命膺

我 聖上三載己亥春守禦使臣徐命膺奏曰南漢國之
保障也垜堞剝缺今無一完請修之 上曰有賢乎臣命
膺對曰原任守禦使洪國榮時錢一萬緡若益之以九百
石未可修也 上乃許以九百石於是臣命膺令前營將
廣州府尹李明中董其事留營將別黃仁煥課其功戶房
軍官柳德謨兵房軍官金樂愼爲內外都廳教鍊官韓光
賢李彥植爲都監官燔甓者楊德世安漢維石致瑊權興
樞李碩臣也燔灰者鄭德瓚韓光範朴相豐蔡光佑康爀

也其供甓灰之薪槱則曺漢光安国泰任甓灰之搬運則李顯一李運大李時範是南城執事哨官顯一松坡別將應世京畿執事也乃遴諸校爲十八牌將鄭光奎金時亨李東杰黃道明任天杓鄭亀彬李仁宅李彥章李仁喆金熙人韓光聖李復亨李仁本李碩曾延應雨朴尚蕃孫錫福金翊壽分掌堞堞以繕以築各記姓名於堞內堅完則賞否則有罪衆皆賈勇鼛鼓不勝城中父老爲酒烹狗相與勞之稚童幼女負灰戴甓爭相其役首尾五十有餘日屹屹粉堞綿亘三十里帳列帷布石堅金固將臺門樓丹雘焜耀皆 聖 上威德致之也功既訖役者得二岩於城西其上有天啓月日刻餘皆漫漶不辨乃走告府尹府

尹曰此始築時紀功者留其一以待今數也數其可違乎石工治石屬命胥為之記

西將臺記

金萬基

城之有將臺所以壯儲胥而按形勢也故必擬地形高截而然矣漢山東南西皆有將臺而拠其西峯之頂者尤以形勝稱焉寺於峯底者曰天柱自天柱命藍輿盤紆屈曲穿松歷蒼蔚而上忽不覺其傍雲氣臨飛鳥而曠然豁然內而廨宇倉廒寺寮閭井之星羅棊錯外而群山之攢蹙長江之縈帶環數邑之土壤柔一覽而盡之余自守是土已屢躋焉閱儲胥審形勢乃守臣之職而至於景物之勝游覽之樂則未能暇也蓋常聞老校退卒而環顧案欹而

不能已焉其西則曠野綿延直抵江漢金虜之所常列疊立卉之地雖決江漢之經流無以洗當日腥羶東有一峯名以可汗峯峯與城離若相持尚傳胡王之所立馬想其眈然睥睨謂東土無人志士之痛曷已壯俯長谷迤邐直走古邑壞云是北門劇壘之役三百健兒所戰沒之地若其左驂已殪空拳猶張身膏野草魂作鬼雄彷像疇昔令人髮竪指冠顫膽城中遺壇廢址金鄭二先生之所止舍猶可辨識乃其裂眥書痛哭刺刀求死歷歷如前日事而高山景行之懷自激于中噫墟墓興哀宗廟興敬是秉彝之良心隨其所接而犁然感油然生者也苟因其犁然油然之端而擴而充之則仁義之實不可勝用矣登斯臺也而其

有不感慨發欷者乎苟能由是而益絶臣死之意則其得
於斯臺者豈特閱儲胥尋形勢而已哉若或玩景物而眺
遊覽無復感慨發欷之心則是所謂梏亡其良心者也書
以警且諗後人云爾

無忘樓記　李箕鎭

崇禎丙子之冬虜大舉犯我進圍南漢城翌年正月遂有
城下之盟其後百十有五年而賊臣者受守禦命于是城
始至巡列堞乃陟西將臺周覽訖因過天柱寺見光城金
公所爲詩若文其辭多感憤不堪讀旣又考丙子錄　仁
祖於圍中屢登城親督戰士當時所御卽是臺也後　肅
考戊辰　當宁庚戌皆於　寧陵歸路必歷登于此噫

宸衷所感亦可以仰見矣夫亂難傾覆之際姑未暇言而三聖所駐蹕而可不有一棟宇以寓於戲不忘之思乎且夫將臺之有樓觀古今關防所同然而称此城關爲無閲武轍結高棚以坐元戎風雨暴至將庇蔽之無所尚何足以壯軍容而懾外侮乎屬除近堞林木而得可材者召匠計工起一樓于臺之額閱四旬而告成下周三重檻而室其心以象乎方陣于壁也上設一層閣而通四望爲便於瞭察指麾也樓既落遂視操從其上而臨之遠近高深險夷之勢盡以呈露其崗巒原野森然赴矚者罔非恥辱之遺跡嗚呼古人於君父之難卧則枕戈居則懸膽含痛茹恨惟思頃刻而忘于心者必如是而後能磨劍奮義而辦

吾所欲為耳昔鮑叔之戒桓公曰毋忘在莒夫桓公之莒特一時困危耳其言尚如此況丙子之事乃千古之不忍言而猶可忘乎然而有忘焉者愚在不身經而目睹耳卽使一登茲樓東眺汗峯西望胡碣想 至尊之危辱痛和義之誤國而弔仁人志士之義烈徘徊指點而不趨若向前事其有不悲歌痛哭涕泣而沾襟者乎若是者將欲忘而不可得況受保障之寄而朝夕於斯樓者耶雖由是而義勵臣死勇敵王愾追 寧陵之烈而復當日之讎可也無忘之義豈不大哉遂扁之曰無忘揭諸樓中所以志也外又用大字名以西將臺存舊稱也若一城之形勢事迹金公詩文已盡又有清城金公詩三首同在寺壁今並移

于此嗚呼後之繼余而至者使斯樓常存而無壞吾知其
無忘之義亦愈遠而無窮也夫

人和館記

宋時烈

盡矣丙子之難　宗社輸於綴旒雖全城硐州之危未足以喻焉然　仁祖大王臨御十餘年深仁厚澤浹人肥膚故君臣上下寄此孤城人人效死勿去卒底于危而復安以有今日而上下勤毖毋忘在莒之日則國家多難之興可執契而期也然而論當日之事者不過有三曰城池之固也士卒之精也器械之犀利也而其使人勿去之由則或未之及焉此識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廣州自是陞為府尹又寘守禦使以重臣領之而其從事則欲其自擇盖其

極一時之選也則李公泰淵常以弘文校理爲延城君李
公時時所辟往来經理者歳三年矣既而以言事罷除
孝宗起廢陞以爲水原防禦使水原於廣州眞所謂州大
延軍所根柢者也一朝有事則客主之勢便相輕重故公
雖爲政于彼而其心又未常不在此也今上初服廣缺府
尹故事將寘尹則必三公與備局諸宰論薦然後啓書以
其名上之其不輕而重也如是公時罷官家食諸公咸以
秉公公既至歎曰丙丁之事今已二紀然前後爲是府者
於上所謂三者蓋無不留意焉若其所謂本根之務則有
非三者所能先也而未或有致思小察而大遺焉故民残
兵怨至此之甚也於是一以撫摩爲心時未幾飢者能悍

者柔四境安和而頌声作焉則公為館於　行宮之外以
為臨民出令之所而命以人和蓋所以昭　先王之遺澤
樂今日之所成而告後來於無窮也余聞之起而歎曰有
是哉凡今之為政孰不無承流宣化以愛君民哉然今世
之論皆以主威幹事為能苟或不然則皆以為紆且拙也
以故爭相苟急以為自見自效之階而吾民之和氣則已
索然矣雖在平居無事之時猶且囂〻有思亂之意矣而
况臨急倉卒之際能望其相死而不去也哉若公者其知
為政之本哉廣之天險固無與比而今復固結人心如此
国家萬一不幸事出於意慮之外者吾知其不啻為金湯
之固而晉陽之懸甕而不叛有不足言者矣或曰廣是一

国之保障而公之得其和者止於一府而已則斯不等狹手而何得力之類哉余應之曰古人未嘗言多寡矣而況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則覘宋者見民之悅而知其不但微晉而已今是府也户不下萬餘而水原之物众地大甲於東方二府之民其歡欣鼓舞之氣回將交暢旁適而無遠不届矣奚可拘於封疆之界哉假饒曰地偏而民少其視大且众而怨氣盈腹者其強弱之形何如哉公前後為方州者多矣所生耋艾歌詠至於錦江之勤頌雖媿於峴山之叔子可也余不知其何道而致之也今觀斯館義名則其如是也真無或也公字靜叔韓山人是役也喜聞而贊成者守禦使南陽洪公相重著云

漢南樓上樑文

洪 檍

天下山川之勝莫知我東韓域中城池之要曰有此南漢王公設險而守国兵志不云得地形守聖人居安而思危廟謨所以重閱防也愚請先叙陰古靈異之跡奚及昭代逢亂之方占洪基於金湯粤溫王刱百濟之業築長城於巖阻亦徐羅合一統之功古闕得蕉庶之墟後人之考信所在層岩留瑞看之号當時之將忘如何此皆神人肇造之餘抑亦霸国富強之緒迺於周西宅也日隱然漢左輔之形開一面而朝北宸江漢為其襟帶控三路而通南徼湖嶺以之樞機若石頭之高而控金陵之上游天府限甬以長子之近而無晋陽之保障人其侮予嗟當天步之方

艱益驗地利之足恃電砲半夜幾多東壁之驚月暈孤城猶傳西門之捷時則三学士扶植之大節足有辭於千秋然非一老將設施之遠圖孰拯患於倉卒千峯劒揷撐意氣而長存萬堞雲横茂績膚而並峙況有君王幸御之城殿宇崇嚴之儀九級堂高一是朝廷之大體五色雲迎常若天仗之儼臨軍营官府之旁羅隍祠梵宇之分布衆星環拱百神奔趍而奈何金門之制未遑而至今行殿之皀有缺顧六飛歷臨之所何待一樓之輕重非双闕對峙之形若為特地之彈壓期於居留是日為之經営半年白首匪才猥膺寇萊公壮鑰之責丹晩圖報惟思周司空輿堵之功下千章之木移萬匀之石民力無煩計一日之直聚三

月之粮經用不費尾麗銅錢之靡不具朱柒黝堊之隨所宜殆若多助者然蓋出於人樂趍事不過折廪而已其鼓爲時詘舉贏俄然荒穹崇於雲衢恭弘敞於天極象緯昭揭擁玄武而列句陳閶闔高開抱朱陽而當南斗層楹疊榭永鎮天作之山西楯離麗平臨人和之館殿閣尊而廊廡邃允矣地分之增巖岩嵒聳而林洞恢恍然天慳之畢露此實體九重之宵旰夫豈爲一時之覲瞻南望倉梧鬱々五陵之樹色北瞻紫閣依々長樂之鍾声備錯棋分十六七營轄之郡邑風移響應百千萬節制之軍民其食則七倉之粟九庫之財其器也三丈之矛五石之弩際戟羅卒枕是挽強洞堅之材雜鉢緇徒亦皆鳴螺搴旗之手莫

不以此門而統領且將登是樓而指揮從此何憂於弱何
難於強庶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諸墩至改築九寺觀之
舁脩蓋或有仍舊而增新此所謂牽補而架漏守禦之擬
内脩 聖意攸存留府之復舊卿責任尤重矧今国家之
昇平日久人情也豫怠時殊可汗峯前罕見志士之添廣
陵水色漫入書生之唫巷笛村謡固知群生方春之樂街
鍾城柝頻驚老臣永夜之眠阜門之三建六飛顧何補於
今日也闕之萬夫一當庶有賴於後來將柔脩穰聊為短
唱
児郎偉拋樑東駐蹕岩高瑞色籠前後 聖人同孝思
寧陵陟降白雲中

兒郎偉拋樑西樓出青冥四望低戰後風烟餘古色元戎
高角上層梯
兒郎偉拋樑南峯擢聯珠水接藍大道如天連九陌長安
奏事日應三
兒郎偉拋樑北古礎不移千歲碧其上尋常霸氣浮茫然
猶說蚕叢國
兒郎偉拋樑上日朗星昭臨翠嶂下有堂堂顯節祠先生
宇宙爭低仰
兒郎偉拋樑下曲沼波明甃碧瑪安得天河萬斛添兵甲
淨洗清中夏
伏願上樑以後至隍枕江山永鞏棟宇帶日月長新畫鼓

晝鳴懸鵠課戊己之隊和門日静樹羽寬乙丙之戞翠華
有時而來臨尊嚴如周明堂位蒼生相與之鼓舞休養若
宋淸流閔

漢南樓記　　　　　　　　　　黃昇源

廣州治臨於漢上望之粉堞縹緲在雲間世稱百濟古址
尚傳漢南高山縣郭內多渟泊湧泉眞天作保障之地也
昔在　仁廟初大臣建言修南漢城移州治主　行宮是
時肇置守禦使摠轄畿左戎政南漢為守禦外營士馬既
精財賦最饒制置甚宏遠至　肅廟癸亥守禦使以留後
出鎭居九年還京營又　英廟丙午復出鎭居才年乃如
初今　上乙卯永破守禦京營南城陞留守兼守禦使出

鎮蓋修改　兩朝舊例也南城與沁都東西并峙為京師
羽翼然守禦使寶毅下將呂體優藩鎮故朝家必簡秩高
望隆人委畀倚以為重也歲丁巳秋洪公從上御為留守
兼守禦使既至軍周覽形勝慨然有意於繕修約己行俸
與事舊膚女堞之潦浸者修而新之金墩之陵夷者築而
完之至於梵宇佛廨之垂頹者以葺以治翼然改觀公顧
謂賓佐曰城中　行宮雖為留守治事之所門無崇觀未
見威重及今與建其有待乎遂鳩財募工前開通衢新作
三門大起門上之樓飛甍画桷略倣兩規制度樓凡十楹
高幾尺廣幾尺其良材堅甓用人之役率皆雇賃以辦民
不知其為力也工告成扁曰漢南之樓於是公召賓佐飲

而落之士民之簇立者軍校之環瞻者咸曰棟宇闊隆丹雘煒煌今而後　行宮儀制始備公之責可傳於悠久也夫　行宮像魏闕之嚴邃掖署粉省旁羅以拱則門之有觀匪為貴飾華構衣民之所依瞻也留後之開營治軍旅也達高牙樹大纛以嚴軒為戎垣旗鼓在前羽林分行發號施令閱其坐作進退列郡兵隊之緣城成陣九寺之錙徒擁弓弁鳴金鏁者皆可往而節制於樽俎之間以環其漢而南之名城鎮以漢以南之名樓則樓之取名具有以耶世以保障為国家依敀之所然當丙子国步之斬頻羽衛百僚高樓雲霧之中白首元臣痛哭裂国書烈士引刀刎其腹三臣指軀席口章大義於天下是誠国家之不幸

何保於依歸哉公之在朝既長本兵年位崇顯及及受南
城之節不敢懷耆臣徊翔之志覃思區劃指日修梨城周
二千堞樓起其中以聽晨昏鼓角之飄〻然上浮則其意
不徒然也東南賓客之過州者望朱欄凌虛暇日留後綫
帶嘯傲雅歌投壺謂公長閑而公則顧瞻華嶽之尊畧瞻
漢水之廣雖幸百年之無警常懷先甲之遠圖維屏維翰
上衛王京此保障之重也然常聞保障在得衆心故傳曰
地利不如人和撫摩懷徠先推父母之仁極殫文武之猷
畊桑以時訓鍊有度使一方軍民安其業而樂其生謳謡
溢於漢南然後治驗樓額大書之義公之意具在斯歟是
爲之記

挑戈亭重修記

金羲淳

出國都五十里東望有山嵓嵂橫鶩曰南城〻之中有阜〻之上有亭〻以挑戈名焉者尚書李公箕鎮也噫昔在丙丁我　仁廟戎虜警蹕幸此城士不能辦一死使彼虜逞志而還国之恥也夫將以厲兵刃蒐卒乘明大義於天下志雖不獲兢然其義未嘗一日忘也迺今皮弊殫於外戈鋋韜於內人皆狃忭平而忘戰偷古人薪膽之義殆亦不復講矣公之命于茲亭者豈非所以戒之歟余躡公後凡幾年來莅於茲覽亭之摧而剝者十居四三不可以懲处乃命之工易其壞理具補新其塗塈丹雘功不日告訖延賓佐單校而落之於是喟然歎曰茲城者一山之衿喉

也茲亭者一城之眉目也規於是盡之矣人之錯居于此山者户可以百千計平居則哺之養之如幼子有事則一号召而雲屯霧馳咸奔走聽命者健兒也列堞層譙如拱如揖屏衛我官府者棨墉也左豐庾右崻廩餽萬兵而有裕者積粟也有是三者而能運籌策發機略以材 宗国之急者將之責也然其不能者反是將不知兵〻不為將之用則雖有兵有城有粟乎將為無用也詹設若亦可懼之甚嚮嗆圖之患在於無備〻之有無又在於人丙丁之鑑豈遠乎哉當其時也胡騎涉吾境三日越千里而直薄我城下人莫敢枝梧者蓋以国無備而將無策守無素戒之城仗不宿鍊之兵不足以禦一日之變也孟子不云乎無

賊国外患者国恒亡夫敵国外患未必亡人国而有敵国外患然後戒心生戒心生則国乃存人之生於疾疢死於燕安已燕安可樂疾疢可憂々則生樂則死理也丙丁以前知其樂而不知其憂故恃其無敵国外患而敵国外患至今若知憂不可忽樂有不足恃則丙丁者真今日之藥石而敵国外患便若常在乎門庭見城之毀歟則思所以完之見衆之耗歟則思所以實之見戎旅之不振歟則思所以鼓之倡之激厲而奮發之夫然後可以戰可以守可以銷患於未形而患有所不足禦者斯道也不惟用於廣之一城而已推之一国而有餘進之朝廷而一講焉則群工勵百為修綱挙目張秩然有成績国家天祚之洪基庶

幾萬億年彌筆不亦休哉前人垂戒之意亦已勤矣抑有未盡蔑者余既申戒之如此用寓祈祝之忱後之人當亦同之若夫亭之興廢時也存乎其人何待乎余言

坐勝堂記

沈象奎

南漢為陪都守禦使出鎮兼留守居行　宮開府坐衙蓋沉沉不敢安焉行　宮面東而上宮之左舊有廊廊前後有脩垣垣下俱有路以上西園園可以射射則由之非人所履皆蕪穢不可復知其地而爽塏幽穩也暇日與賓佐射忽若有所覩遂徹其前垣而移其廊於垣之限廊高於垣宮以益邃又拓其後垣築于北磵之上磵與垣并直而東毋水至声益聞于内背垣而為堂西為樓以仰清涼東

為廳事傾城中中為室堂成而坐於樓坐於室於廳事者
皆曰地爽塏幽穩未始見其若是勝也請余名之余曰坐
勝可乎皆曰然余曰噫戲漢山之城史稱百濟始祖之所
都西北阻弓峽漢水東西控領湖西捍蔽京師天作之高
長子之近棧閣之險皆安坐無戰不可勝之地也方丙子
虜人之襲我也懸軍疾馳蹂而西躪都城三日而渡三田
何其易也渡而彌滿於山之下黨望蟻旅而不得上者四
十餘日又何其難也夫我既坐於不可勝之地而又以臣
民之衆兵力之全四十餘日之久指麾号令為必可勝之
術則山下騎其不為釜中之魚而尼甲可得返哉乃事卒
不能然者直坐於是其安坐不可勝而他他然無一必可

勝之術也是則坐勝之害也宜若未可以名其堂然既有不可勝之地以自固又爲必可勝之術以制敵雖安坐無戰可常勝也此其名堂之意歟今余之守此城亦未有其術焉則幸 聖朝寬假老臣不責其無能使以牙節坐領形勝得自詑爲計平之策遇堂之名所以識此歟

坐勝堂記

金履喬

太學士斗室沈公以守濼使居留南漢之數月悉舉廢事大修飾城堞譙櫓廏廨而留守治事之所即行宮以外起居飲食蘧蘧不敢安曰是亦事之未遑也乃治宮垣外隙地而營之延而爲登覽之樓則曰有此山之樓取羊叔子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之語也拓而爲肄射之亭則曰以威

之亭取易大傳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之義也緫以名其居
室之堂曰坐勝遂以命履喬記之曰子其為我得坐勝之
焉說而又督之再三嗟乎公於是堂既自為之記而復使
人繼之者豈公於坐勝之說猶有餘蘊必待人而　之乎
或曰此堂占地爽塏坐於房守廳閭阜嶺山川之勝故謂
之坐勝然曰此城勢險而阻雖安坐不戰能使敵人無勝
故謂之坐勝然是數說者皆未必公之志也蓋常論坐勝
者廟筭之謂也坐於堂皇之上決策千里之外得筭多者
勝得筭少者不勝故常為必可勝之多筭以待敵之可勝
者坐勝之術也然則所謂廟筭者固以藏於公之腦中在
人不在地矣今以是名乎堂其亦有說乎南漢之為城郭

丙子用兵之地而拠東南一線路耳今夫由京師而東入城之南門則過三田之古渡出城之東門放于黄驪之野則望　寧陵之遷寢睠大老之遺祠人無不游処顧而霑襟也況公以旄節來莅此地又當丙子之歲其必有顧瞻嘘唏慨昔悲今不能自已者而亦安所寓其感乎臨白登之全者必思九世之酬報覧會稽之樓者不忘十年之生聚嗚呼公之志其不在是歟其不在是歟履斎雖不足以知公且覩公之名乎樓亭者亦有得其彷彿焉慨然慕羊叔子之遺烈愳名之不立則豈徒以山川之勝覩為之哉因弧矢之事而思天下之威則亦豈切〻於守禦之固而已哉然則公之寓感於是堂者可謂微之顯而得春秋之

志歟悲夫其不然乎履窩之為此說儻有合於公者請以為記

坐勝堂銘 并序

李晚秀

斗室沈公留守漢南府懷保殿屎整頓廢墜綱立目張百度粲然迺拓 行宮內園之左建治事之堂扁曰坐勝既自記事編衛藝林諸公之文以羽翼之文以命不佞使者凡十反不佞辭不獲強為之說曰勝亦多術義勝為上智勝為之力勝又次之坐勝者以言而勝如視不勝猶勝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東國古稱善於守城脩唐之所不能下而南城之為國金湯為不啻安市之險且國城郭非不高壯也甲兵非不堅利也糗糧非不時積也丙丁之事忠臣

志士至今飲涕勝敗有不敢論也況今數百年來昇平宴
安中外恬嬉高壯者墮夷堅利者朽鈍積峙者匱罄職於
是者坐守空城日以嘯詠自高曰吾將坐勝云爾則浮不
幾於瞋目詬難而為識者之嗤乎雖然公以特揖上卿身
佩保障風流雅量如羊太傅剛毅善斷如張忠定方其憑
枕戈之古亭感駐　蹕之遺澤俯仰今昔慨然太息掌中
之籌固已默運於樽俎裘帶之間而兵家所謂為不可勝
以待勝必有其術矣有不戰何患乎不勝也然則後之登
斯堂而顧斯堂者夫孰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也哉
夫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子文之忠也不侫而載尸素
無可告之政茲喜公坐勝也冀可以奬本朝而鼓士氣於

是乎叙而銘之曰

翼〻游宮漢王舊壤　皇朝踰梁有儼天仗乃命保釐殿漢之廣崇墉如山人懍其上維　有堂戟門弘敞唑治者誰師中之丈敦詩説礼須眉颯爽撫劒長嘯志断犀象玄冬季月飄雪入幌整我駣駼戎我彰鞅薄言從翁攄我慨慷穹巖批陰平野如掌飛阜凌霄下擊莽蒼馳不詭失中必疊而風毛雨血山駭藪蕩鐃鼓殷〻斗酒斯饗虞人從御起舞頓頼咸瞻我公旗纛攸向公返于亭烏巾鶴氅是曰坐勝大書楣榜

有此山樓記　金祖淳

登高必望遠〻〻必有感人之情也昔武帝登海上而待

仙人景公登牛山而泣逐照所感雖不同其為情一也故王恭謂瑯琊王孝伯會當為情死登高而有感者至此情亦極矣登高之所以能感人情其故何哉情者生於心者也晉頭須謂沐則心覆〻〻則圖反推是說也盱者心必擧則思必永也歟然豈有登山而登樓者亦然王仲宣之秋風庾元規之月夜皆是也韓愈謂所觀變乎前所守易於內樓之於山高下雖不侔其難也而起聳空而出及人之所不能覩一也其能使情感不亦宜乎斗室沈公留守南漢繕修宮室及建一樓於治事堂之側與所謂清凉之山正相對為命之曰有此山樓囑祖淳為記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即羊叔子峴首之歎也祖淳於是乎知公之情有

感於羊叔子也夫叔子古之名士也訏謨籌畫折衝樽俎
之間風流文物輝映彊域之外至今讀史者忘其為千載
上人而其声音笑貌藹然可掬也今公藴經綸之才秉儒
雅之質処顕道而受重寄若無愧於叔子方其登斯樓望
斯山也其悄然而思者固已藐然乎林〻蒼〻而叔子之
形顯然見乎前也聞其名則恍其風慕其徳則繹其語古
今人相感之情也此足以得公之情之感之故歟雖然祖
淳之所感比公其情又有不同登山而蔑歎者豈止叔子
惟叔子而後可故古人墮涙於前今公曠感於後試思夫
国中之名樓何限羅麗無論即昭代所建今人果有能知
營刱者為誰乎從其未始不為詞賦記述板刻而揭示也

其為詞賦記述者又未始不為舖張而夸耀也今人果有能讀而起感者乎其不掉臂而去之則幸矣君營翊與記述者其人有名焉則為之躊躇焉徘徊焉咨嗟太息而不能去焉夫人無論即公與祖淳遊所謂名樓者蓋常如是矣感於情樓與山何異故曰惟叔子而後可令公既感叔子而俞其樓祖淳俞探公之情而為之記不知後之遊斯樓者其處公與祖淳將何如也故曰其情不又同云

有此山樓記　朴宗薰

京城南四十里有山曰日長亦曰清凉其為山中夷而外巀岩懸堞岩仰釜然蓋所謂天險也百濟始祖王因而城之勝國寘奉國軍節度使國朝為翼蔽京師設重鎮增築

具城昔丙子北虜之猘我也粮不置則城不閑城不閑則
虜莫之何矣此志士所以至今痛恨於此地也自是國家
視之綦重守禦使以前營將軍出鎮則節制之權益專故
守是邦者必峻秩宿望朝家所倚重者也今留守斗室沈
公以原任大學士大冢宰既受命於朝感星紀之回薄睠
嶺隘之衝要宮廨寺刹懸埤麗譙葺而新之器仗之朽鈍
者儲積之耗散者載修載完既整而暇乃相府居之北拓
地為堂衛具西為樓以嚮山之最高處名之曰有此山樓
此山者曰長也有此山者羊叔子語也叔子之語曰自有
宇宙便有此山夫有此山幾年至于今日適有此樓其於
斯名乎惡足以當之然此樓之地自在於有山之初而特

人莫之發〻之適自公始焉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樓也寔
必欄檻丹雘之為樓乎雖然山之有不待乎斯樓而樓之
作蓋知有此山如凌虛臺之築終南山之踴躍奮迅而出
叢翠亭之起嵩高之奔蹲闘倚可坐而數也然則使謂之
曰自有山樓始有此山亦可矣此殆公名之意可謂善用
古人語也嗚呼緒言流徽高風標物或緒名耀誄繾綣於
百世之後或寓景托情徘徊於千載之上公之意與古人
同轍其不同轍歐陽子所云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公之
謂矣又余竊有感焉天作此山既若是之久矣今以斯樓
而能有之是天造地設成之者人也謀邦国者其可以恃
天險而忽人事乎是故公之功必先乎城池兵粮之重而

樓之作亦所以適眺望疏湮鬱以義裨諶之謀也登斯樓者不可以不講于此矣

有此山樓上樑文　沈象奎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悠悠今古即其居處得其所好灑灑清涼身後安知羊南城之獨歎眼前且樂駱一邱之何論風景不殊位寘粗定鍾情定在我輩佳輿將與人同老夫常好樓居頗有山僻憶臨安之石室多負初心望房阜之草堂徒縈舊夢吾師疏廣未趣東門之餞裴帝遣元規暫從南漢之談詠第自分司之宅曾少憑賞之區堂適三池厭喧卑於龜竈亭翳一麓矯背但於虎門雖枕戈之名功取斯義然射戟之畔無可以娛偶涉廢壖漸入佳境于是

焚茅伐所莽括畀垣犁瓦礫廼戒良梓廼筮吉辰繚疊阤
於水周架崇楹於林表甬又右谿㙮檻直對崴崟朝涉而
洞霞丹纈叢櫳夕倚則岩烟翠泫簟几檐雲未暮送層陰
於重峯祿月將晨迎清暉於半嶺一日之奇如此四時之
景可知也與山俱傳方知公之謂耳登斯樓以望雖非吾
而義乎俯仰左右顧樂之縱媿王仲宣之能賦起居飲食
與接也無勞謝康樂之遠遊聊倡同工齊聽善頌
拋樑東登臨未覺小龜蒙自中啟洛清風好莫遺蒼生望
謝公
拋樑南悠然見處疊晴嵐庭柯陰轉消殘夢捷經元非卧
可探

抛樑西朝来爽氣滿簷題此間合有夷齊处猶占寒薇一線蹊

抛樑北先據誰言能勝賦未見懸人祭北門合將識誚移文勒

抛樑上絶頂風霜千古仰正氣千古壯本朝人如五嶽環相向

抛樑下禾黍漠然連四野可惜八公草木風等閑吹遍農桑社

伏願上樑之後使泰若礪與城作干山蓋見其灵奇楼不改其顯敞岡峦巖阜之覽爽四方皆仰其高棟樑柱石之各當一區長存此勝亦自笑其多事雖云不忘窃有望於

来賢無廢後观庶斯楼之不朽有如此之不騫

以威亭記

沈象奎

象奎守南城既爲堂爲楼於行宮之北又爲亭於楼之西名之曰以威以爲與軍校賓佐燕射之地易繫辞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聖人观象於天观法於地以智創物當其未有弧矢之時而輮爲之其禽駭獸獷之類一朝見木之弦者剡者屢必有殪則莫不震恐相率而剔其亦可以威天下矣然雖非聖人莫可創也既一有弧矢焉則其駭且獷而震恐者亦將漸習而遍能之是又安可以威天下哉故非聖人而徒欲恃此以威於人雖一井之里吾知其不能也而况天下之衆乎肅慎之楛矢林胡楼煩之騎射匈

如之鳴鏑莫強於天下是皆聖人之所欲為者也而今其習而能之反已威於人矣然則吾今日射於此者將安所可威乎夫弧矢器也如耕之器耒耜錢鎛器一也地有膴瘠之異農有良惰之殊而其穫輒相懸譬則戎賊之悍猾貪暴瘠而惰者也君子之仁義忠勇膴而良者也彼悍猾貪暴徒習其器而尚能莫強焉則苟有仁義忠勇而又益以其器之利如是而不威天下者吾未之信也然則吾射於此非直弧矢之是事深勉而大望於此城之人欲其日興於仁義忠勇之塗豈卒不能以威天下乎哉

以威亭上樑文

趙鍾永

蓋聞推神造於萬物至頤擬諸其形肅天討於五兵聖人

不得已用故覌火澤而取法作弧矢而立威繁弱鉅黍金僕石砮厥名始著連珠鎖雲大黄沈紫其制益工所以抽神技於釋弦折醜首於臨陣遂使氊裘塞漠之種舉皆身駭獸奔以至篁林硐溪之羣無不懾讋氷慄暖我東土没世之耻忍說南漢下城之盟戎政貳踈固昇平之久狃帝室將弊亦氣數之相関然而佮阻則若秦二殽保障則爲漢三輔百濟建都之迹尚足徵焉兖豐築城之功孰能繼者爰膺上秩之選俾釐公司之治留守沈公克趾名家乃心王室高文大册騁燕許之宏思雅度弘猷跂韓富之宿望手是撤奄圖而借重握甪符而彪英發征虜之投壺暇日自足陶廣川之運甓庶事稍興增頹陴而擢覌陟小園

而成趣乃命良梓遂起新亭林開境清棟宇克壯歲熟民
樂鼛鼓不勝青岑繚垣如見人行纍〻白石夾地漸聞水
聲潺〻公乃招賓僚集軍佐捍常韝而韜朱髆執象弭而
飛金敢懸銀的於青礀城中校甲蹲於左廣營裏楚挑越
棘均試貫虱之工滿月流星爭詭落鴈之手以守則為利
器當戰而有勝籌取市中遊食之民相率入彀為天下精
兵之处孰與爭鋒既乃修繕金隍備暮夜之惕号則又折
衝樽俎制風雲之握奇豈但雄鎮漢南益將威制海内嗟
夫顧瞻周道何处寓榛苓之思夢踏燕山百年結桑蓬之
願裘帶峴首緬羊叔之風流飲博澶城托萊公之雅量庸
陳短綴助舉脩樑

拋樑東斗峽長流映碧空商舶下灘飛似箭夕陽囉嗊起帆風

拋樑南清凉一秣掃輕嵐竜光夜回向天狼知是寒鋩浸紫潭

拋樑西尚說三田戰馬嘶壯士至今腔血熱尺鐔毋不爛成泥

拋樑北層岑萬松皆鐵色忽着雲裏落㩁鶻少年獵騎提金勒

拋樑上太白向西三丈旺魏闕請纓問是誰青莖赤羽懸空襍

拋樑下却馬壅田閒四野翠幕深深一串無南樓仔月流

金輦

伏願上樑之後雉甍益崇魚鑰增固牙垣之際戟自重光池之浮鼓不驚君子也爭周射鞲於西序竪甲可撻燕人衾於北門丹雘翕青山而不騫壁壘控紫宸而作屏

池水堂記

我 顯廟十三年壬子李忠肅濩栢公自洪川牧廟堂交薦陞尹廣州公曾爲從事已得軍心及專城吏慴民安其自奉無愧吳隱之時值還 陵攝晝停之屋於淹峴事卒遂輸入其材立堂於 行宮東穿三大池一則種蓮後庚辰李尚書善溥尹于茲改修加丹雘又立穿榻亭於其南始余年十七拜濩栢於洪之近民堂及荷堂之建頻來往

奄仁花谷之先壠及先府君退休之琵潭荷堂實為半山停驂之地每坐看東門水碓夾岸槐柳周道石橋可愛者非特山水秋花藉簡觀德而已有類鄭州溪堂每擬賦詩鋪張未暇焉今適薄遊留旬朔時府尹 缺 邀余觴于堂秋荷叠青錢面 壓水面賓主俱樂之府尹之甥李君景元郎以柏之孫請余記之地水之得名在其初建時盖取諸易傳容民畜衆之義記文尚闕焉李君恐所以闡其先蹟念余於以柏年德相懸既早承晤且常折輩行眷待尚在己巳公与外舅朴士元同立大節固已誇耀於世甲戌夏先府君重卜首輔又舉公為大司徒兼荷城守禦使居無何先府君遭誣下琵潭 先大王特遣公与偕来同居三

一田倉舍者數日奄廣壤地交牙有同同郷公既爲官於荷州者三我先人曾以御史聞單實又請建顯節祠晩自琶潭寓炭洞先祖兵曹叅郎墓下然則两公足目之慣習可知余於荷州荷堂烏可以无情哉公既不棄才朽轉無用爲有用後乃扶支將頽之厦爲國家柱石持身清勝水貞哉如地軸噫彼朝夕光景之佳保障頽馬之質特其粗跡之見於外者古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云者可以體險而推去後之坐斯堂者孰無忠君憂國之心出自秉彛之天而不泯滅者如水之在地中也哉顧以托名楣間爲幸敢誦數行而復其意

觀魚亭小識

金戴瓚

地有四區堂在四池之中名以地水直堂之西第一池有小島環以楓柳雜卉葱蒨有林澤意就島上建一亭上茅下欄六楹一架与地水相對置小舠以通往来顔之曰觀魚蓋取武侯臨池觀魚之義也噫臨池而决策觀魚而料敵坐了魏十萬師其觀固有術而所取者非在魚也後之登亭循名者其可不知警哉然顧今四郊无壘一營今暇余於春暮与冠童六七坐亭無綸命酒而落之時纖彼清漪游鯈刺潑觀而樂之吾与人未嘗不同而至若所以觀之妙惟吾觀者觀之余將而闡之

緩帶亭記　　李晩秀

直戟門東北數十武山之左肢邐迤內轉營牙是抱呀爲

窈洞雲霞出焉躡磴而上則西遠無忘樓東歷桃弋亭之
背　之半翠壁卓地嶄然而斧劈之勢松楠楓栝糺蟠偃
憮丹碧經緯文〻章〻因壁之趾制翳鏡确疊臺及肩前
規後檐有泉循虛瀧〻没以小池可以觀魚可以泛荷縛
芽于臺轂蓋秉楹賓用揖勝之制弓步而揉之於焉射鵠
亭榜曰緩帶蓋取諸羊叔子也叔子風流儒雅身不被甲
而沈機遠猷折衝尊俎竟就平吳之偉績江漢之慶播之
載之廼余竜鍾老白首謬　鎖鑰曾不克惕焉暮夜綢繆
陰雨日与兩三賓佐決拾為戲欲追古人之㣲迹得无愧
於伐檀之君子欣若夫　聖神休養寰域清謐疇昔百戰
之地今為留臺之散局使職於是者長嘯短唫裘帶自放

於山林亭沼之間而人不帷焉則叔子所未得云

又喜亭記

李肇源

余尹漢之明年而与客射于戟門之左下有小塘荷花盛開遂折而為射之籌而亭于其上以燕息焉夫漢保障重鎮也自丙丁後其民率以礮射為業雖童儒游嬉必拔石角觝以賈勇其俗然也然而昇平久人狃於死事而餉有逋穀卒無完伍緣城舖堡所以為將士兵械風露雨雪之庇者半不存〻且傾圮凡事茍偷無以備一朝之急者余遂慨然厘而革之葺而新之木石之功凡百有餘而所斯亭蓋其餘材也穀蓋藫 清穹林而俯清漪望之窈然而幽者亭不可以已焉者也時三月不雨亭成之日雨適沛

然大洽將吏相與慶以為此又喜亭也此亭之所以名也乃舉酒而屬之客曰樂雨之賜而名其亭子瞻之志喜也然若其案簿未理秕政未舉如余之始至此則食且不安而暇乎亭哉今吾事亦簡矣於是乎隨意提印而起優游於林麓亭沼之間而天又以雨永其樂則吾之喜又可不志耶夫四池漾綠水木湛華東堂之艶也二水平分雲山繚繞西臺之敞也然不可數數然截市衢煩騶御也則吾與二三子之跡其將日在斯矣聽事之候郎　服竹杖循堦而下由小夾門不數武而月夕花辰不惟雨之為樂此斯亭之又喜者也夫

清風樓　　高麗李穡

至正己丑夏四月覲省還鄉行次樂生驛廣牧白君和父走書而邀之且曰官舍之北得古清風亭作四柱屋宗一州之勝請記之余行忙姑復之曰後當如京可一至而寓目焉為記未晚也明年至廣則白君名還而李君某代任半歲矣時方酷烈氣息如縷乃登所謂清風亭倚柱而披襟精神清爽毛髮蕭颯如蟬脫溷濁而出乎塵埃之外李君置酒從容言曰四柱之制簡則簡矣朝夕陽暉東西兩脚坐客病焉余翼其兩旁而作南榮各五尺此亦如之稍廣且深既圬而將丹碧之而子適至盍亂觴落之而書歲月以志余既許白君矣乃問亭之廢幾年而父老無有知之者則今之起廢宗同於創新春秋書作有謂不宜作者

又謂魯長府何必改作聖人垂教之意微矣余觀廣之爲州三面高山壯雖曠遠地勢處下公廨民居如在井底賓客之來寧病于卑陋而不知跬步之間有此爽塏則此亭之作當不在貶例余於是書若夫淸風之義白書盡之余不復贅白君同年李君執友爲改俱有廉謹聲